值班主任:孙靓 责任编辑:周灵 新闻热线:(010)63376755 E-mail:zgxxbfkb@163.com

赴一场土地之约

■ 李香祯

风裹着春日的软,阳光从新叶缝隙漏下来,落在翻耕过的泥土上,万物都在悄悄苏醒。田野里的作物拔节有声,空气里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润气息,像是大地在以独有的温柔,邀请人们触摸它的脉搏。

而我们走进田野,不为赏春,只为赴一场土地之约。

“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那烟雨朦胧里的忙碌,是农人的四季,也是我们和这片土地岁岁年年的羁绊。无人机从田埂边缓缓飞起,划破春日的静,在蓝天中描出一道轻盈的弧线。它不像传统农业调查那样步步跋涉,而是以一种更自由、更精准的姿态俯瞰大地:水田成片,波光粼粼;旱地翻耕,土块松软;作物整齐排列,蓄势待发。

老乡从田那头走来,看着天上的“小飞机”,先是好奇,随即露出了然的笑。“这就是你们说的天眼?”“差不多吧,大爷。现在用无人机测田,飞得高、看得准,一圈拍下来,算法自动就算出地块多大、作物多少了。”他点点头,望着盘旋的无人机,像是在看一种来自未来的力量。“以前你们跑田用腿,现在飞机来帮忙了。这田地啊,是越看越有门道了。”老乡笑着感叹,“真好,时代变了。”

曾几何时,我们和土地的约定,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。

队里的老同志,总爱说起上世纪90年代的闽北农业调查。那时没有航拍,没有建模,只有脚下的田埂、手里的卷尺和永远写不完的笔记。闽北山里的田块常常又碎又乱,有的藏在山坳里,有的挨在小溪边。田埂窄、坡又陡,调查员只能跟着村干部、老农户踩着泥泞走进田间地头,用步数估算面积、用卷尺测量田埂,遇到形状不规则的地,就蹲在田头手绘草图。一条田埂跑完,裤腿就沾满了泥;一块地量完,腰便直不起来。数字靠算,笔记靠写,辛苦藏在每一次反复核对里。老同志笑称,做农业调查的人,是真正扎根于土地里的人。

后来,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中无人机和PDA纷纷登场。过去要踩着泥泞的田埂、花上大半天时间才能走完的几亩地,现在只要站在山腰上,看着盘旋的无人机缓缓扫过,屏幕上的田野轮廓便一点点清晰起来。连片的稻田,色块均匀,边界清晰,再也不会因为田埂交错而难分彼此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、沾满泥土的记忆,和此刻屏幕上清晰的线条重叠在一起,见证着我们和土地的约定,从一笔一划的手工记录,走向了数字与智能的温柔拥抱。

无人机返航,轻轻落地。田野的全貌已在航拍与算法中成形:地块边界、面积结构、作物分布,都被精准还原成数据。如今的遥感技术已能自动识别稻谷、小麦、玉米等主要作物,数据采集也从现场录入升级为云端直报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更将形成“天基监测、空基补充、地面核查”的完整链条。曾经模糊不清的角落,将被镜头一一照亮;那些藏在田埂拐角的细节,也会在屏幕上变得坦荡而清晰。风掠过青苗,无人机掠过春光,数字与土地轻轻相吻,每一片田野,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饱满、更加真实。

走完这一程,我们愈发懂得:无论是从前踩着泥泞、用汗水为土地写注脚,还是如今乘着春风俯瞰、依托科技为大地画像,不同时代里,调查人对同一片土地的深情,始终是一样的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南平调查队)

仙蒲记

■ 汪东勇

晨雾还没散尽,车子已在山间绕了很久。群山一重接一重,深绿、浅黄,层层铺开,像一片望不到边的绿海,安静得几乎让人忘了呼吸。山路上只有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,细细簌簌,反倒衬得四野更静。虽未到过,却早已在照片中见过它的样子,我却不觉得空,心里反倒渐渐暖起来——像去见一位久未谋面的老友,盼着、也安着。福鼎仙蒲,这个被叫作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的地方,正隔着山水等我。

正想着,眼角忽然掠过一抹亮色。低头看去,是溪水。该是仙蒲溪了吧。沿着溪走,水声渐渐清亮起来,叮叮咚咚,像玉片轻碰,脆而不吵。转过山坳,视野一下子开阔:溪面宽了,水流也缓下来,缓得像凝住一般,温温润润地把两岸的老屋揽进怀里。白墙黑瓦、高低错落的影子倒映在水中,随水纹轻轻晃着,像一轴才展开的水墨长卷。

画卷徐徐展开,人便走了进去。空气里有一股旧旧的气息,不冲,反倒让人觉得安心。溪边屋宇挨着屋宇,红砖黑瓦,檐角低垂,看得出年头。墙多用卵石垒成,黄泥抹缝,雨水泅过的痕迹像淡墨晕开,青苔嵌在石缝里,一丛一丛的。屋后是竹海,风一过,哗啦啦响成一片,像是在替这个古村翻动一页页旧时光。

溪上卧着几座石桥,隔不远还有一长串碇步,青石条整整齐齐,像琴键,也像落进水里的一串珠子。我踩上去,一步一晃,影子也跟着碎在水里。低头看,水打着细旋,天光、云影、石纹,还有我这个外来者的影子,都转成一圈圈浅浅的涟漪。

老宅很多,没几步就撞见一座深院。门楼旧了,木纹深一道浅一道,摸着硌手。门楣上的雕花却还精神,蝙蝠绕着云,福气藏进木纹里。我轻轻一推,门轴发出低沉的呻吟,天井的光洒下来,像落进一口老井。厅堂高而阔,梁柱的雀替、窗棂的雕花,虽落满薄尘,线条依旧干净,透着从前的体面。

走出门来,日头正好。溪边石凳上坐着几位老人,脸晒成古铜色,见我这个生面孔走来,不惊、也不问,只眯眼笑笑并点点头。一位老人抬手朝远处指了指:“那边坡上,是老茶园。”我顺着他手指望去,一垄一垄的茶树顺山势而下,像给山披了层绿毡。山腰往上,雾还没散,薄薄地缠着,轻拢慢捻。风里有一丝淡淡的香气,似有若无,像谁在耳边低语。村干部说,村里的老人,早上煮一壶茶,傍晚烧一壶水,茶不求浓,水但求清,日子就这么淡淡地过。长寿的秘诀,怕不在茶里,是这日子本身就不赶人。沿溪往上走,人少了,水声又清亮起来。

溪中卵石被水磨得圆润,半浸在水里,泛着润润的光。两岸草木稠密,枝叶向水面探去,快要接上,像要搭一座绿棚。水清得不像话,沙粒一粒粒分明,几尾小鱼贴着石底滑过,影子一闪就没了。不一会儿太阳斜了,金灿灿铺下来,黑瓦、红墙、溪面,都镀了一层薄金。几户人家的烟囱升起炊烟,细细的、软软的,与山间薄雾缠在一起,分不清哪是烟,哪是雾。那雾淡得像纱,蓝得发灰,把村子笼得柔柔的,像还没醒。

回程车上,我闭上眼。仙蒲的样子反倒比来时更清楚了。它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地方,倒像是一本书,需要静下来,慢慢读,才读得出味道。山水是静的,老宅是旧的,茶是淡的,日子是慢的。仙蒲的美,从不急着给人看。你来了,它在那里;你走了,它还是那样。可你心里,不知不觉,已装下了一溪清凉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福鼎调查队)

青海湖

王忠亿 摄

谷中拾春

■ 李莹莹

暮春的风,软软地拂过闽地山峦。午后的阳光斜斜洒落,不炽烈,却带着春日特有的融融暖意,像谁把一捧温润的蜜,薄薄地涂在万物之上。走了一阵,我弯下腰,从青石径边拾起一片被风吹落的杜鹃花瓣,薄如蝉翼,指尖还沾着淡淡的香——这便是“拾春”了。循着一缕清润花香,我向永福杜鹃谷行去——赴一场恰逢其时的春日花事。

抵近谷口,天光正好。澄蓝的天空浮着几缕薄云,仿佛素绢上不经意洇开的几笔淡墨。远山覆着层叠的绿意,深深浅浅,风携了山野的清润气息漫过,与杜鹃盛放的淡香轻轻搅在一处,柔柔地沁入心脾。连呼吸都不觉放轻了,脚步也缓缓地慢下来,唯恐惊扰了这方山野独有的静谧与诗意。

未入谷中深处,春意已扑面而来。午后微风在林间穿行,簌簌地,像在低语。隐约间,点点明艳的色彩从浓绿间探出头来——不张扬,却分外惹眼。循着蜿蜒的青石小径缓步前行,眼前的景致渐渐明朗:漫山杜鹃恣意绽放,不必刻意寻觅,那份蓬勃的生机与烂漫,早已顺着山势绵延,铺满了山谷的每一寸土地,将暮春的浪漫渲染到了极致。

漫步谷间,小径盘曲,时隐时现。两旁的杜鹃依着山势生长,全无温室花卉的娇弱拘谨,尽是山野赋予的洒脱风骨。一簇簇花枝相拥而立,一丛丛花团竞相争妍:绛红的如霞,热烈奔放;玫红的似胭,瑰丽娇媚;淡粉的像小时候外婆搽在脸上的香粉,温婉可人;雪白的比玉,纯净清雅。花瓣层层叠叠,柔似轻绢,阳光透过枝叶缝隙,在瓣尖投下细碎的光斑。风来,花枝轻颤,光影流转。行走其间,仿佛置身于流动的春日长卷,每一步都是新景,每一眼都藏着清欢。

拾级登上山顶,当身体脱离花丛的簇拥,立于开阔的岩巅时,一阵清劲的山风拂去了额角的薄汗,也吹淡了浮动的花香。眼前的景象疏朗而安然,如同一幅长卷缓缓铺展:脚下烂漫的花海从山脚蔓延至山顶,层层叠叠,像一首未写完的田园诗;远处,上林水库碧波荡漾,微风过处,水面泛起细密的银鳞,将两岸青峦与天上流云揉碎成一片温柔的潋滟。更远处,白色的风车悠然转动,在蓝天碧水间,像一只白色的鹭鸶反复梳理着羽翼,不紧不慢地转动着岁月的书页。那份在花谷中酝酿的、略带醉意的欢欣,至此被一种更为澄澈的舒展所取代。

暮色如纱,从山脚缓缓升起。下山的路,走得比上山时更慢。夕阳的余晖为每一朵杜鹃镶上一层柔和的金边,白日里那些张扬的红与粉,此刻都沉静下来,像一群玩累了的孩童,在暮色中安详地合上了眼睛。有鸟雀开始归巢,叽叽喳喳地飞掠而过,给这渐静的山谷添上最后几串清脆的余韵。出了谷口,回头望去,杜鹃谷已隐没在青黛色的暮霭里。只有那香气,还若有似无地飘着,像一声轻轻的叹息,又像一句温柔的叮咛。

杜鹃谷如一处湖山静处,让奔涌的时光在此稍稍放慢脚步,让人窥见“快”之外的身姿,也让人触摸“新”之下的根脉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龙岩调查队)

盐田上的新绿

■ 张夏燕

我的爷爷是个晒盐的人。

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岱山岛西面铺着一望无际的盐田,一方一方,像棋盘搁在海滩上。爷爷每天天不亮就出门,戴着破草帽,肩上搭条灰白毛巾。我跟在后头,赤脚踩过咸涩的泥埂,脚底板被盐晶硌得生疼。

晒盐是苦差事。爷爷把海水引进盐田,一格一格地赶着晒。太阳毒辣时,盐粒结得又白又细。他拿着长柄木耙,在田里来回走,把凝结的盐划成垄沟。汗水顺着脊背淌下来,衬衫上留下一圈圈白印子。海水一点点变咸、变浓,最后在阳光下闪出亮晶晶的盐花。“收盐喽——”爷爷的吆喝声能把海鸟惊飞。他弯下腰用木锹铲盐,再用扁担一闪一闪挑到岸边。我抓起一把盐凑近闻,腥腥的、咸咸的,带着太阳和海风的气息。爷爷说,这是大海的骨头,是岱山人的命根子。

后来我离开了海岛。爷爷老了,盐田也荒了。推土机开进去,填平了那些方格子,我心里空落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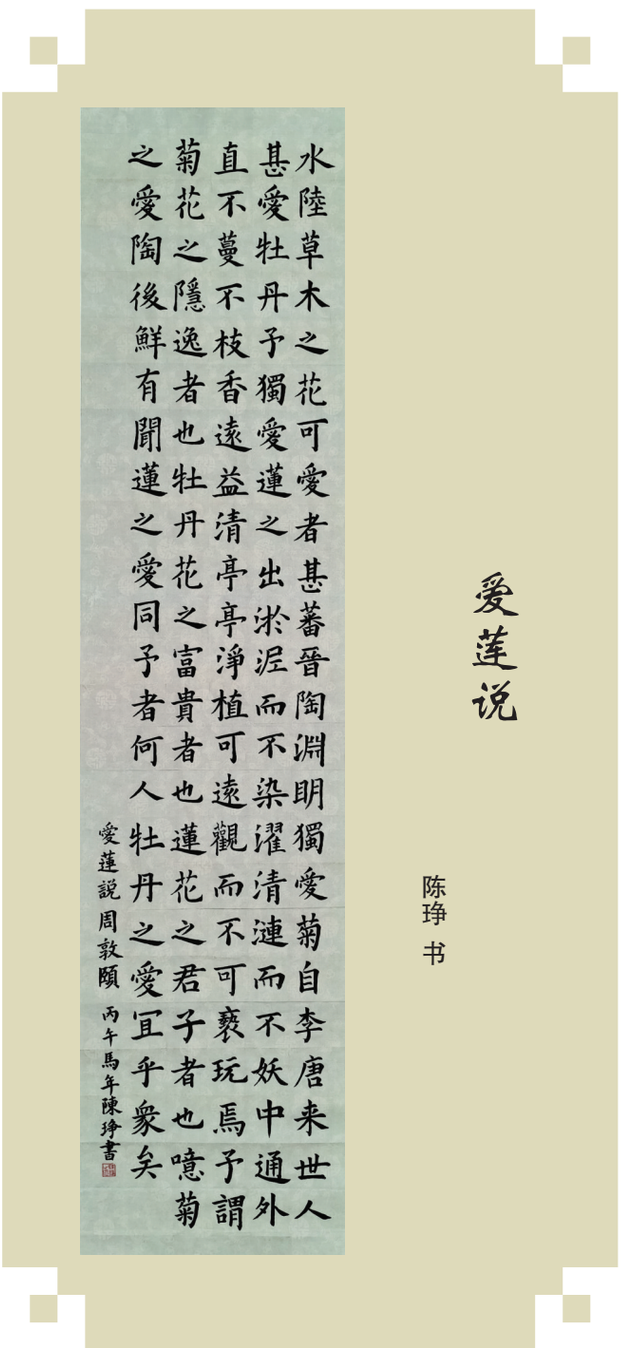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春天我回岱山,几乎认不出这片土地。昔日的盐田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区。玻璃温室闪着光,田里绿油油的西兰花和新插的秧苗整齐铺开。田间竖着杆子,挂着摄像头和传感器。低压灌溉管道埋在土里,水肥一体喷头洒出的水雾细细密密,在阳光下闪着一层淡白色光晕——再也看不见爷爷扛木耙汗流浃背的身影了。

园区负责人告诉我,这里现在种耐盐碱水稻和西兰花,轮作不闲,还有“稻虾共养”。七千多亩地全靠数字化管理,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通过屏幕就能看到哪块地缺水、哪块地有虫害。当初爷爷那辈人,一大家子守着几十亩盐田累死累活,如今七千亩只需一人管理。我站在田埂上,恍惚看见爷爷戴着破草帽,挑着两筐雪白的盐从盐田那头走来。一眨眼,眼前只剩下风吹过稻田的新绿。

爷爷已经不在了。他那一辈人把汗水和青春都给了盐田,以为海水和阳光是这片土地唯一的出路。可谁能想到,几十年后,咸涩的土地竟能长出绿油油的庄稼、结出沉甸甸的稻穗。我蹲下身抓了一把土,还有点咸,但松软了许多,已不是当初板结的盐碱地。科技像一场无声的春雨,把古老的土地重新唤醒。从盐田到良田,从汗水到数据,变的是耕作方式,不变的是人们对这片土地的依赖。

临走时,工人正在采收西兰花,笑着递给我一颗:“尝尝,盐碱地上种的,特别甜。”车开动时,后视镜里的园区越来越远,脑海里却是爷爷挑着盐在夕阳下走来的样子。一筐白花花的盐,一筐绿油油的菜,隔着二十年时光,在海风里终于交汇。盐田之上,新绿生生不息。这片土地,从未辜负过用心待它的人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舟山调查队)



社长:孙志强 总编辑:刘冰 值班总编:刘冰 本社通信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7号 邮编:100826 本报年度订价:298元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发行 全国邮政局(所)均可订阅 广告发布登记号: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276号 广告热线:(010)63376707 发行热线:(010)63376783 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